



峨眉有嘉木

□ 朱仲祥

清明、谷雨之间的峨眉山，百花争艳，千峰吐绿。这个时节来到峨眉山，不仅可以欣赏无处不飞花的春日盛景，还能感受无处不茶香的乡间气息。

雄秀西南的峨眉山，气候垂直分布，植被十分丰富。各种野生植物，把这片山水装点得无山不绿，无岭不秀。天地钟灵的自然生态，造就了峨眉秀甲天下的绝世地位，也成就了峨眉茶山的优良品质。唐代学者李善在《昭明文选注》中记载：“峨山多药草，茶尤好，异于天下。”南宋诗人陆游摄政嘉州（今乐山）时也曾赞道：“雪芽近自峨眉得，不减红囊顾渚春。”

随着纷至沓来的春游脚步，我和几位朋友来到峨眉山，开始了一段品茶之旅。

查阅资料得知，峨眉山种茶历史悠久。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在峨眉山雷洞坪山洞中修炼的鬼谷子便尤喜山中古茶，常常独自汲泉煮之。隋唐时期，峨眉山上的僧道每年适时采摘新茶，焙而饮之，名为“峨眉雪茗”。李善记载：“今黑水寺后绝崖种茶，味佳而二年白一年绿，间出有常，不知地气所钟，何以互更。”宋代，峨眉山茶已有较大规模，量多质好，中山区的寺庙和道观都开辟了茶园。明代茶事更盛，太祖朱元璋、神宗朱翊钧皆独崇峨眉山佛事和茶叶，御赐茶园与万年寺、伏虎寺、报国寺、大峨眉

寺，峨眉山茶由此迅速形成气候，并逐步扩散到周边的夹江、犍为、沐川、马边等地。

我们把品茗之旅的第一站，选在峨眉山万年寺。这里群山环抱，云雾缭绕，适宜茶树生长，自古为种茶首选地。相传当年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，就是在此和广浚和高品茗弹琴，成为至交的。现在的峨眉山禅茶，包括竹叶青、峨眉蕊、毛峰、金针、白芽等，依旧产自万年寺、清音阁、白龙洞一带。

先是寻找到传说中的佛家茶园，置身于春茶营造的氛围中。站在密林簇拥的山道边，放眼云雾飘渺的茶园，只见茶林丰茂，茶叶滴翠。低头观赏茶树上的茶芽，娇嫩饱满，丰盈多汁。但茶园还是这片茶园，却不见了那些百年老茶树，显然茶树已被轮换改造了许多遍。

来时正逢寺院组织的第一批新茶采摘。万年寺僧众鱼贯进入佛家茶园，面对一片新绿的茶林，虔诚而又熟练地采摘起来。僧人们专注于茶垄间的劳作，很少有人大声讲话。他们仿佛不是在采摘一年一度的春茶，而是在开展一场庄严神圣的佛事，或是在进行一种禅意幽深的修炼。

新采的茶叶必须马上加工，于是我有幸欣赏到禅茶制作的全过程：礼佛、杀青、揉茶、掸条、烘干。嫩绿饱满的片片芽叶，在僧人们灵巧的手下

嬗变、升华，渐渐出落成扁平修长、形似竹叶、可以品味的禅茶。欣赏整套茶叶生产流程，也是享受盈绿流香的过程。

但这样的体验仍不免肤浅，于是我们走进峨眉山下的茶叶基地，在布谷鸟的声声啼鸣中，亲历了一番采茶、制茶的全流程。先随茶农来到起伏延展、不见边际的茶园，在桃花、梨花的掩映下，亲手采下一片片春夜里萌发的嫩芽，再回到造访的茶农家里，动手在坩锅中翻炒、烘焙，直到制成形色兼备、可观可品的春茶，内心颇有成就感。

然后，将亲手采摘、制作的峨眉山茶，心满意足地品味一番。茶是新出的春茶，水是山间的泉水。只见玻璃杯中，茶叶片片直立，如春天葱翠的山林，淡绿色的茶水似琥珀般诱人。尤其是冲泡时茶叶的轻歌曼舞，到后来的淡定安详，让人品味到春来春去、花开花落的人生况味。拥一盞清香的春茶，坐在依山而建的农房，和茶农朋友聊起今年的气温、雨水，聊起茶叶的种植、管理，以及目前的价格、行情，竟颇有孟浩然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之感。

此生爱读书，爱品茶，尤其钟爱峨眉山茶。无论是山下每年举办的茶叶博览会，还是峨眉山北面的西南茶叶大市场，我都是常客。我知道峨眉山所在的乐山市，这些年茶产业发展迅

速，种茶面积远超百万亩。峨眉山茶还通过成都发车的中欧班列，带着峨眉仙山的灵秀之气，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。应该说峨眉山茶的意义，早已不再局限于峨眉一地，而是涵盖了附近的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流域，成为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大地理标识。

天色向晚时分，我们来到峨眉山北麓的夹江，走进了茶香馥郁的天福茶园。这个蜚声四方的茶叶观光园集茶叶生产加工、茶文化推广、茶食品展销和旅游度假于一体，背倚起伏的青山，面朝开阔的田畴，花木扶疏，楼台掩映，宛如世外桃源。一尊高大的陆羽塑像，无声阐释了茶园的文化内涵。

登上绿浪起伏的种茶基地，只见乳燕翩翩飞舞下，茶林绕山满眼绿。茶园里种植着诸多品种的茶树，让我们一眼阅尽中国名茶，但峨眉山茶依然是其中的主角。走进山下的茶叶主题博物馆，一件件有关中国茶历史人文的实物图片令人大开眼界。尤其是那一番铜壶飞舞的四川茶博士功夫，让人拍手叫绝。置身茶香悠悠的茶园餐厅，摆满一桌的茶餐美食，更令我胃口大开。

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”，这是陆羽《茶经》中关于茶的名言。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，这是苏轼关于品茗的名句。这一天的峨眉山品茗之旅，我也收获了类似的理解和心得。

皖西四月，草木早已过了吐绿纳新的时节，高低错落的山桃枝探出院落，跟随着马头墙的轮廓起伏变化。迷蒙烟雨中，远山如黛，绿水蜿蜒，两三人背着茶篓缓步前行。这是独属于安徽六安春日序章，当古老的淠河两岸升起馥郁的茶香时，这一场谷雨时节的盛事才算真正开始。

安徽盛产名茶：黄山毛峰滋味醇甘，香气如兰；六安瓜片清新飘逸，翠绿有光；太平猴魁浓厚爽口，色同橄榄；西涧春雪鲜亮淡雅，披毫胜雪……其中，六安瓜片更是被“茶圣”陆羽与龙井茶、碧螺春并举，称其为绿茶之名品。在气候分明的大别山腹地，经半季冬雪的休养生息，再由几场春雨润泽洗礼，瓜片茶便同牡丹花、杜鹃鸟一起，成为谷雨时节到来的重要使者。

我曾在谷雨时节到过六安的双河镇。这里地处大别山北麓，西淠河穿镇而过，素有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半分道路和庄园”之称。我抵达连绵的丘陵腹地时，恰逢车窗窗外暮雨将歇，满园苍碧都被笼罩在夕阳的流光里，翠色更显浓稠。一垄一垄的茶树遍布在山岭与薄雾之间，枝干墨绿，茶尖金黄，像极了艺术家笔下浓墨重彩的油画。

与一般追求芽嫩味鲜的绿茶不同，六安瓜片“不爱明前爱雨前”，讲究的是香高味浓。春天的鲜嫩绿茶多在清明前后亮相完毕，而六安瓜片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蛰伏，选择在淋漓的雨水里吐露新芽，于空灵的子规声里压轴登场。每逢谷雨前后十天，茶农们才开始采摘这种形如瓜子的叶片，采摘时舍去嫩芽，只取二三新叶。那青绿的叶片，仿佛能包裹住整个季节的精华，在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，绽放在人们的味蕾上。

安徽自古多茶场，黄山、宣城、六安等地都是久负盛名的茶乡。四季分明的气候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自然条件，而山势多变的丘陵地貌则形成了良好的灌溉系统，因此，茶一度成为历史上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，与这片土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。在众多闻名遐迩的茶场中，双河实验茶场依托当地特色农林产业，将茶树种植与旅游生态相结合，形成了集茶叶加工、农耕体验、休闲观光、研学旅游于一体的高质量茶园体系，在同类型产业中脱颖而出。

谷雨前，气温日益回暖。当第一声杜鹃的轻啼划破夜空，茶山上的新芽便仿佛都被惊醒了似的，一夜之间纷纷吐绿。云山雾绕里，一垄垄茶树

瓜片香飘大别山

□ 桑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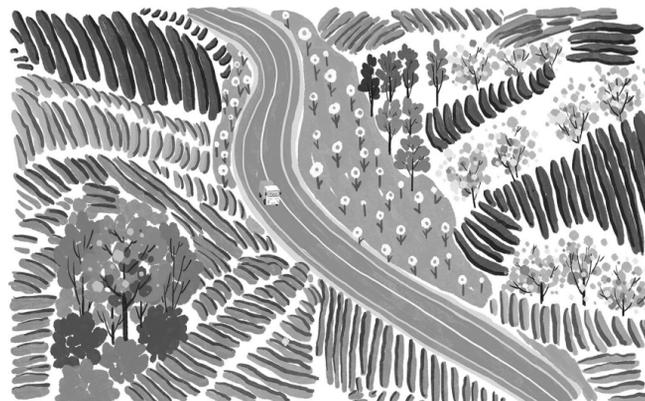
青翠含烟，蓄足了山水的灵气。点缀在茶园里的几株山桃也开了，那是掩映在青绿山水画里的绯红胭脂色。花蕊初绽，茶梯成线，茶树在呼吸吐纳间与桃瓣的芬芳缠绵，又日日受西淠河的水汽滋养，因此茶叶往往还带有一股清甜馥郁的花果香，沾染着草木的芬芳与诗情。

新采摘的瓜片茶深青透翠，色泽鲜绿，微翘的叶缘附有白霜，叶片肥硕而饱满。茶农们取来煮沸的山泉，让蜷曲的叶片在杯中翻滚舒展。冲泡好的瓜片茶醇香扑鼻，茶汤清澈似琥珀，杯底明亮如翡翠。茶叶起落间，仿佛能阅见大别山蜿蜒的山水，轻抿一口，便能尝尽皖西花团锦簇的春天。谷雨时节的蒸腾水汽，小城四月的迷蒙烟雨，都将随着阵阵茶香，落入午夜重归的梦里。

周作人在《喝茶》里这样写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”推开老宅院落里虚掩着的门，天井处探进了几重摇曳的微光，炉边一杯瓜片茶，茶雾在影影绰绰中腾升盘旋。窗前的燕子筑好了新巢，微雨打湿了檐下的花苞，又是一年春色好。棟花谢尽时，风停雨止，喝完这杯谷雨茶，便是绿肥红瘦的夏天了。

谷雨潇潇毛尖嫩

□ 尚鹏敏



“春到淮南满地青，茗阳阁下咏茶经。云山雾气毛尖嫩，淝水烟波绿茗菁……”这首小诗，恰切地概括了河南茶城信阳的绿茶毛尖。信阳坐落在大别山山脉，气候温润，信阳毛尖久负盛名，具有细、圆、光、直、多白毫、香高、味浓、汤色绿、的独特风格。信阳茶始于周、名于唐、兴于宋、盛于清、扬于今，在大别山的历史光影中浸润了千百年。宋代，大文学家苏东坡遍尝神州名茶后挥毫赞道：“淮南茶，信阳第一。”清代，信阳毛尖成为享誉全国的名茶。

在草长莺飞的谷雨时节，我和家人来到信阳文新茶村，感受“谷雨潇潇毛尖嫩”的柔美春光。

文新茶村靠近信阳市区，交通便利。从茶山脚下可乘观光车，也可沿着山间小路边走边玩。小径蜿蜒曲折在茶垄之间，一路缓缓而行，感受那弥漫在空气中的茶香，感受苍翠茶山带给内心的静谧和安宁。闭眼细嗅，微风轻拂面，感觉自己仿佛徜徉于翠绿茶海之中，一行行茶垄就像一层层波浪，绵延山坡，绿意涌入心间。用手轻轻触碰小路两旁那刚冒出尖尖角的嫩芽，就像抚摸大自然中的一个个新生命。

爬到半山腰，驻足远望，只见群峰

交错，翠色欲滴。山下不远处是宁静的南湾湖，湖水碧波荡漾。信阳不愧是有着“江南北国，北国江南”美称的山水秀丽之城。

“蚕房已裹清明种，茶户初收谷雨芽。”采茶的茶农点缀在壮阔的茶园之中，就像一只只勤劳的小蜜蜂。他们双手忙碌着采茶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快乐是会传染的，幸福在这绿水青山中不断蔓延。此情此景，我不禁觉得，自己平淡的人生其实也有许多“小确幸”。

明人朱权在《茶谱》中，从品茶、品水、煎汤、点茶四项谈饮茶方法，认为品茶应品谷雨茶。谷雨时节，春温适中，雨量丰沛，茶树生长旺盛，芽叶初露头角。泡饮时，口感浓郁，集外形与口感于一体。所以，谷雨品新茶被爱茶人士相沿成习至今。谷雨茶有一芽一嫩叶，有的一芽两嫩叶。一芽一嫩叶泡在水里，就像展开旌旗的古枪，被称为“旗枪”；一芽两嫩叶则像鸟雀的舌头，被称为“雀舌”。

我在山间的茶室里，点了一杯清新绿茶。谷雨时节采制的茶，泡起来茶叶舒展体，鲜活得如枝头再生。慢慢品味，只觉香气清新，味道醇厚。悠闲地坐上半晌，久泡后的谷雨茶仍余味悠长，果然好茶！

古道遗白

□ 言浅

谷雨时节，两行简短的文字，把我带到了一条路上。

上金剛墩，十里。越五蒲岭，十里。过三十六湾，十里。入蒋洋，十里。下溪心，过杜家，十里。

透过《福鼎县乡土志·道里》，千百年间穿梭于福鼎福溪的官道跃然纸上。我沿着这份古老的文字地图，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——福建省福鼎市福溪镇五蒲岭。

地上，一条不规整的石头铺成的古道出现在我面前。天上，难辨晨夕的云海茶壶盖似的罩着视野。身边，似有若无的茶香和薄雾与我款款周旋，势要让我打开全身毛孔放松下来。难怪唐人齐己有诗言：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”

现实的“芳烟”会从指缝溜走，但洋溢“芳烟”的白茶在五蒲岭唾手可得。18世纪末，福鼎人林圣松在太姥山西麓的五蒲岭，得遇白茶中的“福鼎大毫茶”母树。而早在唐代“茶圣”陆羽的《茶经》里，太姥山便已有白茶山之称。在五蒲岭，春山上的绿色都取自茶树的春衫。

采茶的茶农也有属于自己的“春

衫”：斗笠加雨衣。趁着雨势渐微，茶农在茶树旁埋头苦作。他们静默着，成全游人眼里一道道茶乡风景。我沿着看不见尽头的古道一步步走着，又遇上另一幕风景：几位老婆婆推着扁担在古道上行走，她们彼此攀谈，口中的福鼎话在山林间回荡着，像一首难辨却动听的歌谣。

她们担着的是茶吗？我不知道答案。但我知道，百年之前，这条路上的人影，肩上如出一辙的一条条扁担，担的是茶。古人好茶，从唐至清，随着福鼎白茶的名声传播开来，如何将白茶送出福鼎、送到人们的茶杯中，变成了福鼎人的一个巨大难题。

福建一带的丘陵山地，注定了白茶要想远行，就得先迈过家乡的一座座高山。从愚公移山的神话可知，在山间开道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人们和草木谈判，终于，用双脚在山岭上争出一条条看似勾连的扁担的蜿蜒官道。

这一条官道走得很远，贯穿闽地，联通浙南。白茶是福建官道福鼎一段最火热的主角，它和铁观音、茉莉花

茶、大红袍一起，在这座道路舞台上同台献艺、余音绕梁，在神州、远洋风头无两。

然而。再热闹的戏，也会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天。我不知走了多久，脚下石头拼凑出的石板路开始断了，前路要么荒草丛生，要么被摩托车碾过的车辙替代。新的路取代旧的路，只留下一段段无言的古道。游人取代挑夫，我一路欣赏着当年挑夫和茶农无心欣赏的好风景。

太姥山的山线在天边若隐若现，始终不肯摘掉面纱。紫藤花呢，靠在树与树之间，慵懒地垂下紫色的裙子。害羞地藏匿在路途中的乌饭树，长着碧绿的叶子。乌饭树叶捣汁制成的乌饭，我早些时候在福鼎品尝过。

当然，还有茶。每走一段路，我就会在路边发现一棵被遗忘的不成群的茶树。它们或许也是五蒲岭“福鼎大毫茶”的后裔，又或许繁衍自其他福鼎茗茶，我愧不得知。但我行走在古道上，路过地面一片片干枯后身体发白起绒的叶子，便不免为这些“古道遗白”感到惊叹。

时间会流逝，道路会荒废，但草木

有情，茶树们始终任劳任怨地守卫着这条古道。我想不通，那些不辞辛苦的茶农、挑夫们和这一棵棵茶树，到底谁才是最初传递出这份精神的老师。

在一处荒废的砖石建筑旁，我又找到了白茶和挑夫们留下的痕迹。金剛亭曾是官道上的路亭，来往行人都能在这里讨杯茶喝，休息片刻。古道荒废，路亭随之寂静，留存至今的只有年代久远的建筑，以及似乎还萦绕在木梁之上的袅袅茶香。

金剛亭是古时金剛墩的残留。“上金剛墩，十里。越五蒲岭，十里。”金剛亭和五蒲岭间的十里距离，让我从福溪镇走到了白琳镇，古时一个时辰的脚程。白茶从唐朝走到如今，走了千余年的一个时辰。

福建的春天太多雨了，轰隆一声春雷，雨在电闪雷鸣之前到来。我站在屋檐下避雨，恍惚间突然明白，春雨和春雾，是将整个白茶古道泡成了一壶茶，预备在一盞茶的时间里，将千万块茶饼间被压缩的故事娓娓道来，而渺小如我，只是其中一片舒展的树叶。

